

秘密 ?王岫晨

瀛苑副刊

九月、南國。

鄉間小路。

一個人走著，草綠色的圍幕是不變的風景，寂寞與我並肩同行。竹崎的山腳邊，破舊的石瓦路，歲月的出發點。總是盼望著，在這每天必經的蜿蜒小徑上，會有著什麼樣奇遇出現。東邊的稻田，將我貧瘠的童年無限延伸，直達遠方地平線。緊鄰而生的池塘波光粼粼，那是我兒時放學後垂釣的海洋。西邊壟高的河堤，與黃橙色的夕陽，永遠在畫家遼闊的構圖之下，如此優雅的約會著。

有風，自我身邊淌流而過。暖暖日光牽起我的手，嘴裡哼著刺耳的歌。新學期的第一天，小徑兩旁的芒草已經偷偷長大，缺席的昆蟲們應該還放著假，路上只剩我，還有晨起散步的鳥兒，帶著早餐回家。剛起床的含羞草正用露水簡單的沐浴，地面上依稀記載著昨夜路過車輪的軌跡。輕聲問候，我看見了白雲睡眼惺忪的神情。彩虹讓藍天笑出一抹輕盈。

小徑的終點，有一條筆直的細瘦長街，通往車站。街邊相同的佈景，變換的演員群，是一齣誘人的舞台劇。雜貨攤旁的小溝渠裡，游著肥肥的蝌蚪和壯碩的吳郭魚；郵局邊的大腸麵線，小小的店面裡擠滿了排隊的人群；理髮店的對面，傳來陣陣檀木香的平房，是我經常流連的老書局。一幕幕觀望，連眨眼也變的奢侈。我就這麼貪婪地，像是夜裡躲在窗外窺視著他人私生活的星群。

車站前，日復一日的景象有如照片一般，永恆不變。路邊加蓋的瓦棚下，戰況詭譎的棋盤邊，老人們手上的藤扇，起伏劇烈。腳邊的土狗昏昏欲睡，理著平頭的阿兵哥叨著香菸，成群結隊。幾部老舊的計程車看似漫無止盡的等待，像是站前的老鐘噉著嘴一般，八點二十一分的那張顛臉。

彷彿時間流浪到這裡，駐足、停止般的。老鐘不再滴答滴答的轉，就這樣停止在八點二十一分。聽路邊麵攤的阿伯說：老鐘年紀大了，已經走不動了，鄉公所的人又遲遲

不來修。這鐘就只好這麼聽天由命地，僵在歲月裡了。

真的！我還以為，時間是不會停止的。原來，時間也會變老，也會老的停下步伐。如果時間真的老了、停了，那麼，會不會從這一刻起，所有的故事都不再延續、所有的生命都停止茁壯？真的這樣的話，我們這幾張等待著長大的幼稚臉龐，是不是就這麼無能為力的，被紀錄在歲月的最終章？

是你的提議，把我們四個人的名字，都刻在這老鐘的身上，與時光對坐。反正，時間不再走了，也不在乎多扛了這四個重量。所以，找了一個路人稀少的晚上，我們帶著幾把鑽子，還有小刀，躲在夜色的背後，在老鐘的身上動起手術，劃上我們的名字。

妍、純、琇、妤，1998。

那應該是個晴朗的夜晚。趕著回家的月亮、還有集體出遊的星光，載浮載沈的雲朵背負著天堂。不太講究地刻上了字，像是了結了一樁浩大的工程，或者像是匆匆做完一件壞事般的興奮。我們掏出口袋裡僅有的一些零錢，在街角的雜貨鋪裡買了一瓶啤酒。然後，躲到學校旁的甘蔗叢林裡，四個人輪流大口喝著，好似在慶祝什麼。

從來沒有喝過酒。平常看著大人飲酒為樂，我還以為，酒的味道是甜的。原來，酒是苦澀的。也許就是這麼難以下嚥，才會有人嘗試著咀嚼。咀嚼快樂、咀嚼遺憾、咀嚼感動、咀嚼憂傷。無可名狀的酒，一滴滴釀出了生命的原味。而我，開啟了瓶裝的自己，仔細品評酒中的心情。

再沒有什麼事，比和好友們相聚在一起更甜美了。酣醉的我們伴著酒精，大聲的唱著歌。何方、孟庭葦、優客李林、無印良品。每一首歌，都記憶著一段珍惜的時刻，熟悉的身影。我在微醺的旋律中，偷偷剪輯著每個人瑣碎的影像，拼湊成一楨關於友情最原始的模樣。妍的瓜子臉蛋、純的娥眉大眼、妤的高挑身材、還有我的涓絲長髮。四個相依的身影，順著風的腳步而行，你牽著妤的左手，我走在純的身後。漸涼的天空，仙女星座靜靜招手；熟睡的小徑，我們躡手躡腳走過。

熟悉的景象，讓人想起，在另一個雲層低壓的傍晚，我們相約到鄉邊的一座小丘上，等著欣賞夜裡的流星雨落。我騎單車載你，一路上跌跌撞撞。口哨的音律，在歡愉與祝福之間，互相調頻。騎經了人跡罕至的灌木叢、路過了年歲已大的四合院，小溝

渠裡傳來的柔和水聲是好聽的復古歌曲、龍眼樹梢的肥嫩果實甜了我的心情。騎累的時候，我牽著車，你嘴裡哼著歌。單薄的腳踏車，就這麼認份地搬運起我們的年輕，走過青澀的1995、滯重的1996、相偎的1997、和離別的1998。陌生、相遇、熟悉，最後，在可以清楚瀏覽星空的小山丘上停了下來。

彷彿還能清楚無誤地讀出當時的星光。

我有直覺，那或許會是一個不再有的瞬間；深藍色的天，靜得像是不起波瀾的海面。今晚，將有數千顆流星劃過天邊。我們貪婪的，想要捉住每一顆星，許下所有的心願，你甚至還擬好了一張草稿紙呢！愛情、事業、工作、健康、金錢，還有，我們都能考上好的大學。

青春好像倉皇殞落的流星，一下子就燃盡了。年輕的夜空幾經翻修，漸漸失去了最初的模樣。那些好久不見的情緒，海浪般的往我面前不停湧近。我仔細數算著從身旁走過的每一年、每個月、每一天。究竟在成長的路上，還缺少些什麼？遺失了什麼？生活的斷簡殘編，總是不自覺的浪費太多在感情的琢磨上。生鏽的單車，承載了太多關於我的快樂與悲傷。快樂，所以可以輕盈地微笑以對，在擁有的過程中諸多回味；悲傷，因而在荏苒的時序中一路蜿蜒，狼狽的照亮了言情詠物的淚水。我又何必在乎那是日光，或是倏忽即逝的星光？

老鐘的身旁，你們已經在等待。我一雙尋覓的眼神，落在你們身上，妍的瓜子臉龐、好的修長身形、純的清鬱大眼。我的髮絲，被風緊拉著不放。你們似乎早有預謀的，拿出了和那天所喝的，一樣的啤酒，均分四份，倒在四個臨時買來的紙杯裡。很有默契的舉杯，咀嚼苦澀、咀嚼離別。然後，我們就要踏上新的旅程：新竹、淡水、高雄、紐約。一個不起眼的回頭，你偷偷注視著老鐘身上，我們刻下的傷口。

妍、純、琇、好，1998。

是否，這傷口斷代了我們的離愁？我開始偷偷的懷念起那些曾有過的、簡單的、幸福的小小快樂：比如與你們躲在甘蔗園邊的小空地裡偷喝著酒；比如共乘著單車在山間小路隨著流星滑落。那一幕幕曾經上演的往日，竟真實的啟蒙了我對感動的揮霍。我將空的酒瓶裝入行囊，將你們的影像，自記憶中歸檔。明天，會是怎樣的一天呢？我為心中的想念旋上發條，讓關於自己的明日含苞綻放。在腦子裡規劃著接踵而至的每

一天，察看心事的有無，並且準備隨時從記憶裡將你們提領。我發現，原來自己就是一座無所不在的老鐘，在生命的轉運站前，揚起一張歡愉的臉，為懷念你們而停止轉動、駐足停留。我漸漸有些懂得。

緘封過去、鎖住心情，北上的列車在第二月台等待。臨別，我輕輕微笑起來。

我帶著你們離開。至於老鐘身上的字跡，那是你我的秘密。誰也不能對人透露，我們在他飽受風霜的身軀上，豢養了四個年輕的願望。

豢養我們在時光軌道上，永遠年輕的1998。